

今日长文 · TODAY'S LONG READ

课堂里的三次点火

GPT 进课堂，是熄灭一场循环，还是给它添的一把柴？出路，是让课堂经历三次真正的点火。

王德生 著 · 德麦国际 · 二〇二六年

目 录

序·一台更快的刷题机，还是一场文明的转向·····	3
一·一条把自己越拧越紧的循环·····	3
二·第一次点火：混沌激发·····	4
三·第二次点火：路径探索·····	5
四·第三次点火：冲突整合·····	6
五·一炉火，烧不穿一堵制度的墙·····	6

序·一台更快的刷题机，还是一场文明的转向

二〇二二年底，一个会写文章、会解题、会出方案的机器走进了公众视野。它不只是流畅地生成文本，还能写代码、出题解题、撰写报告、设计方案，甚至进行跨学科的逻辑推演。过去需要人类花上数小时甚至数天才能完成的任务，如今往往在几秒钟之内就有结果。几乎一夜之间，全球教育界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那些曾被认为不可替代的环节——课堂讲授、作业训练、考试答题——在它面前忽然变得触手可及。一道要人算半天的综合题，它几秒钟就给出解法；一篇要磨一晚上的作文，它转眼铺满屏幕。

于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被顶到了每一间教室门口：当机器在获取和输出信息上远远超过人，教育的核心价值还剩下什么？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回避它更危险。因为一个技术工具进入一个旧系统，从来不是中性的——它要么松动这个系统，要么让这个系统原有的毛病跑得更快。历史上每一次这样的相遇都证明了这一点：一项强大的新技术嫁接到一套未经反思的旧逻辑上，放大的往往不是这套逻辑的优点，而是它的病灶。GPT 进课堂，就站在这个岔路口上：它可以是熄灭一场循环的水，也可以是给这场循环添的一把柴。

这不只是一个技术讨论，更是一次关乎教育本质的拷问。如果不回答清楚、没有相应的行动，教育很可能会在这场变革中失去它在社会中的位置与意义。这篇文章想讲清楚的，就是这个岔路口——以及那条真正通向出路的路，为什么必须让课堂经历三次点火。

一·一条把自己越拧越紧的循环

要看清 GPT 该扮演什么角色，得先看清它将要进入的那个系统，究竟卡在哪里。

把当下的教育现实拆开，会看见一条循环——它不是某一个环节坏了，而是每个环节都在给下一个环节上劲，最后首尾相接，把自己越拧越紧。一根唯一的指挥棒立在那里，于是课堂只能围着它转，一切教学被塑造成应试；应试化的课堂高效地生产分数，却把创造力挤到了边缘，于是高分与低创并存；创造力在一代人身上稀薄下去，社会的创新力随之下降；创新力不足带来更深的焦虑与更激烈的竞争；焦虑之下，家长和学校只能更用力地抓分数；而更用力地抓分数，又反过来让那根指挥棒立得更牢。绕了一圈，回到起点，只是绳结又紧了一分。

这条循环最狠的地方，是它自洽——每一步单独看都是理性的、负责任的、为孩子好的。家长盯分数，是怕孩子被落下；学校抓升学，是对家长和社会负责；老师赶进度，是要对得起讲台。没有哪一个环节是出于恶意或愚蠢，可它们连成一圈，结果却是谁都不想要的：一代又一代聪明、勤奋、能考高分的年轻人，走出校门后却在最需要创造力的地方发怵。它像一个越挣扎越收紧的结——每个人都在用力，每一分力气都用在了让结更紧上。

这也解释了一个长期的困惑：为什么关于教育改革的呼声喊了这么多年，真正的改变却这么难？因为呼声大多停在某一个环节——多讲点素质、少留点作业、改改考题。但只要那条循环还在整体运转，任何单点的松动都会被其余环节重新拧紧。改了课堂不改评价，老师带学生探索完，考试却只考默写，理性的选择自然又回到刷题。这是一个系统问题，不是某一堂课、某一位老师的问题。

现在把 GPT 放进这条循环里想一想。如果它进来，只是充当一台更快的刷题机、一台标准答案制造器，会发生什么？答案很清楚：它不但打不破这个结，反而会给这条循环装上一台更强的马达——刷题更快了，标准答案更多了，分数的生产效率更高了，于是循环转得更快、勒得更深。原本一晚上刷五十道题，现在借助机器能刷两百道；原本作文要自己憋，现在机器代笔、批量产出合乎评分标准的范文。技术越强，旧系统的毛病跑得越欢。这就是为什么，把 GPT 仅仅当成工具引进课堂，是这场变革里最大的一个陷阱：它给了我们一种「我们在拥抱未来」的错觉，实际上只是给旧循环续了更强的命。

二·第一次点火：混沌激发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让 GPT 把旧课堂做得更快，而在于用它换掉课堂运转的逻辑——让课堂从「传递已知」转向「生成未知」。这句话听起来抽象，但它可以落成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课堂模式：一节好课，至少要经历三次点火。这三次点火不是三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三个有先后、有分工、可以照着走的阶段。

第一次点火，是混沌激发。

旧课堂习惯从一个确定的知识点、一个标准的问题开始，学生的任务是接住它、记住它、复现它。老师讲、学生记、考试考，一条直线，干净、可控、可测。混沌激发反过来：它从一个尚无标准答案的真实处境开始，先把学生抛进一团有张力、有分歧、有多种可能的混沌里。讲丝绸之路，不是先背路线和年代，而是先抛出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当年的商队，你会带什么、怕什么、赌什么，一路上最大的变数是什么；讲月球移民，先让孩子面对一串真实会遇到的难题：吃什么、怎么防辐射、心理上怎么熬过漫长的孤独。问题一旦是真的、开放的、暂时无解的，学生的大脑就不再处于「等待正确答案」的待机状态，而是被迫开始自己转动。

GPT 在这一步的作用，不是给答案，而是把混沌铺得更厚、更真。这恰恰是它最擅长的事：它能瞬间生成不同立场的材料、不同角度的资料包、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追问，让那团待点燃的干柴堆得足够高、足够干。讲一场历史事件，它可以在几秒内摆出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四个角度的原始素材，让学生自己去撞出解释；出一道开放题，它可以扮演不同的利益方，把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复杂性一层层揭开。老师不再需要花一晚上去搜集这些材料，机器把铺陈混沌的苦力活接了过去，老师得以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设计那个足够好的起点问题。

学生第一次不是在接收一个结论，而是站在了一个问题真正诞生的地方。这一步对应的，是意义生成里「特征律」的运行——在混沌的碰撞中，一个值得追的问题、一个可辨认的方向，第

一次从一团模糊里显露出轮廓。就像在一堆看似无序的星点中，忽然认出了一个星座的形状。火种，是在这里落下的。没有这一步，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一个从标准答案开始的课堂，从源头上就掐灭了火。

三·第二次点火：路径探索

有了待燃的干柴，还需要让火真正烧起来、蹿出去。第二次点火，是路径探索。

被抛进混沌之后，学生要做的不是等老师宣布正确答案，而是自己去开路——提出猜想，尝试路径，调用资料，验证，碰壁，再调转方向重来。这是一段允许犯错、允许分岔、允许走远路的过程。它慢，它乱，它不像旧课堂那样整齐，但知识真正的本事恰恰是在这种探索里长出来的。

这里藏着一个被应试课堂长期忽略的道理。一个孩子要学会打猎，他就得跟着猎人走进森林——在追踪里，在潜伏里，在那一箭射空的懊恼里，在第二天调转了风向重新埋伏的清晨里，本事一点点长出来。没有哪个猎人会先把孩子关进屋子讲三年「打猎原理」，再放他进森林「应用知识」。可我们的课堂偏偏是这么干的：先讲三年原理，再谈应用，而应用往往永远不来。学生拿到的是不带出生史的成品知识——他不知道这个公式当年为解决什么问题而生、在什么条件下会失效，于是一换情境就认不出它的用武之地。这就是「迁移之难」的真正根源：会做题，换个场景就不会了，不是没学扎实，是从来没见过这知识是怎么出生的。路径探索要还给学生的，正是这段被省略的出生史。

GPT 在这一步是一个不知疲倦、随叫随到、还会顶嘴的陪练。学生每提出一条思路，它可以给出反例、补上材料、指出盲区，甚至扮演一个持相反立场的对手，逼学生把自己的路走得更扎实。一个学生说「我觉得应该这样解」，机器立刻能回一句「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这种即时的、针对性的回应，是一个面对四十个学生的老师无论如何也提供不过来的。关键在于用法：它不是替学生走完这条路，把答案直接铺到终点，而是让学生自己走时，多了一个永远在身边、永远会追问的同伴。用错了，它是代劳的枪手，学生越用越懒；用对了，它是逼问的对手，学生越用越强。

学生在一条条路径的开与合之间，获得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判断力——那种在没有标准答案时，依然敢于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能力。这一步对应的，是「自由律」的运行：可能的路径被一条条打开、被尝试、被选择、被点燃。旧课堂只给一条正确的路，让学生沿着走；这里给的，是自己开路的能力。前者培养的是熟练的执行者，后者培养的是能在未知中找路的人。而未来最缺的，恰恰是后者。

四·第三次点火：冲突整合

火烧开了，还要让它凝成一炉真正的东西，而不是烧成一片散乱的灰。第三次点火，是冲突整合。

探索到最后，课堂里会积起一堆东西：不同的路径、相互矛盾的结论、彼此不服的观点。这时候，旧课堂的本能是急着用一个标准答案把它们抹平——宣布谁对谁错，下课。可这一抹，恰恰把最宝贵的东西抹掉了。冲突整合反过来：它把这些张力和分歧当作全场最珍贵的资源，逼着学生在对立中重新组织，把散落的洞见收拢成一个更高的结构。

作文课上，先用 GPT 生成不同立场的材料，让学生分组辩到面红耳赤，最后再把这些冲突整合成一篇有新意的提纲——那篇文章的立意，正是在冲突被整合的那一刻诞生的。历史课上，让学生用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四种视角各自解释同一个事件，四种解释必然彼此冲突，而真正的历史理解，就在学生试图把这四种冲突的视角编织成一个更完整的叙事时长出来。冲突不是要被消灭的故障，而是通向更高理解的唯一入口。一个从不产生冲突的课堂，也就是一个从不产生新东西的课堂。

这一步最考验一种今天最稀缺的能力：多元正确观，以及把冲突转化为创造的本事。它承认不止一个答案成立——面对复杂的真实问题，往往没有唯一正确解，只有各有得失的多种方案；它也承认对立本身能生出新东西——两个相互冲突的观点碰在一起，逼出的常常是任何一方单独都到不了的第三种可能。这恰恰是机器最难替代、而未来最需要的能力。机器擅长在既定规则内找最优解，人的不可替代之处，正在于面对无规则、多冲突的处境时，那种整合与创造的判断力。

这一步对应的，是「幸福律」的运行——积累起来的张力，在这里被转化、被释放，凝成一个可以带走的成果，学生也在其中体验到一种刷题永远给不了的满足：不是答对一道题的短暂快感，而是亲手把一团混沌整理成一个新结构的深层成就感。而这个成果，又会成为下一轮混沌的输入。三次点火，于是接成了一个可以一轮轮叠加的循环：每节课至少走一次完整的三阶段，整个学期则是多轮点火的层层叠加。学生在一轮轮的点火里，积累的不是一摞标准答案，而是一次次「从混沌到结构」的完整经验——这正是创造力的肌肉，只能在反复的生成中练出来。

五·一炉火，烧不穿一堵制度的墙

但这里必须说一句冷静的话，否则前面的一切都可能落空。

三次点火的课堂再好，也只是一间教室里的火。而一间教室是嵌在一整套制度和文化里的——如果那根唯一的指挥棒不动，如果评价体系仍然只认标准答案、只数分数，那么再动人的课堂改革，最终都会被那堵墙弹回原样。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数改革尝试的共同结局。老师满怀热情带学生点了三次火，可期末考试只考能不能默写标准答案，家长只看分数排名，那么用不

了多久，老师会发现三次点火「太慢」「考不出来」「耽误进度」，于是理性的选择又悄悄回到了刷题。火，烧不穿一堵制度的墙。个人的热情，扛不过系统的引力。

所以这场改革从来不是一间教室的事，它必须是技术、制度、文化三样东西一起转。技术层面，把 GPT 变成课堂的思想引擎而非刷题机——这是前面讲的三次点火。制度层面，做到一件最硬也最关键的事：教考一致。如果我们希望课堂培养生成、探索、整合的能力，那评价就必须真正考这些能力，把它们计入正式的、决定升学的评价体系。评价不变，课堂就一定不敢变——这是整场改革里最硬的一根骨头，绕不过去。文化层面，则要让「冲突即资源」「不止一个正确答案」从口号变成师生、乃至家长共同相信、并在日常中身体力行的东西：老师要敢于在课堂上容纳分歧而不急于收口，家长要能接受孩子拿回家的不再只是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一串还在生长的问题。

这三样缺一不可，而且顺序不能反。只上技术、不改制度，是给旧循环装马达；只喊文化、不动评价，是空中楼阁。三位一体，同时转动，那条越拧越紧的循环才可能被松开、被反向、被重新接成一条向上的路。

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需要的不只是几个好老师，而是校长、教师、家长、教育管理者，甚至学生本人，各自找到自己的切入点。校长能撬动的是制度与评价，教师能改造的是课堂与方法，家长能松动的是家庭的评价文化，而学生——当他第一次在课堂上体验到那种「从混沌到结构」的点火，他自己就会成为改革最坚定的同盟。改革不是一个人的独木桥，是许多人在各自位置上，一起把那个结解开。

GPT 已经站在每一间教室的门口了。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拒绝、也无法拖延的时刻。它是熄灭一场循环的水，还是给它添的一把柴，不取决于技术本身，取决于我们让它点的，究竟是又一堆标准答案，还是那三次真正的火。答案不在机器里，在我们手里。